

李天明的甜蜜生活

□张乾鹤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鞍子头方圆几十公里，要问谁家的日子最甜蜜，那一定是李天明家了。他家摆满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蜜坛子、蜜罐子，盛满了黄澄澄的土蜂蜜。一家人长年吃蜜，体格健壮，皮肤泛着羊脂般的光泽，语气神情安详甜美。

李天明一家日子甜蜜，不光因为吃蜜，还因为大量销售土蜂蜜。他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资源，家里饲养100多群中蜂，是当地有名的中蜂养殖大户，年收入超过10万元。嘴里甜，心里甜，日子才真甜呐！

李天明家是养蜂世家。在彭水，许多人家世代养蜂。彭水中蜂养殖历史悠久，自唐宋以来就一直有养蜂的记载，蜂蜜还一度成为贡品。黄庭坚谪居黔州时，著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中，就有“市麝胶以百计，市蜂蜡以千计”之句，可见当时养蜂之盛。

然而几千年来，养蜂不过是耕种之余的一点消遣，连副业都说不

上。口传心授的养蜂技艺，相当粗浅，又由于疏于养护，蜜糖产量极小，遇上年景不好，一年所割的蜜，仅够喂活蜜蜂，余给一家人的，也就一小瓶罢了。

这一小瓶蜜，宝贝一样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，却不是随便可以吃的。遇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，或是有老人，又或是谁有个病痛，才郑重打开盛蜜的瓶子，舀一小匙，冲一大碗水，庄重喝下。整个过程已经像一个仪式了。

每天喝蜜，甚至售卖蜂蜜赚钱，那是想也不敢想的。一个山里人，活在土地上，长期以玉米、红薯和土豆果腹，虽然蜜蜂就在他们眼前飞舞，就在他们耳边吟唱，但蜂蜜于他们，却是非常奢侈的东西。遇有小孩子馋嘴想偷吃蜂蜜，就会遭到喝斥：你又没害病，馋什么蜜？

李天明本来一直在南方打工搬钢筋，四十岁那年受了点小伤，回家休养。后随着年纪增大，腿脚不灵便，钱路也断了。他成天闷在家里，又急又苦。三个孩子，除了大儿子跑运输挣点钱自己花以外，另一个儿子还在读高中，一个女儿还在读

初中，都眼巴巴地等着花钱。

其时，由于村人长期外出打工，田园荒芜。山林也少有人砍伐，林木茂盛，五倍子等武陵山区特有的药用植物蓬勃生长，时令一到，漫山遍野，花事汹涌，空气中浮动着重烈的花香，呛得李天明直打喷嚏。一喷嚏，他的脑洞忽地就打开了，内心豁然开朗。

生活堵住了远行的路，却在眼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。

李天明买来十几箱中蜂，一字摆在家里阶沿下。县里也派了科技特派员进村教村民养蜂。戴眼镜的科技特派员告诉李天明，县里多年来一直大力发展中蜂养殖，2013年彭水被授予“中华蜜蜂之乡”称号。目前县里正培育养殖大户，对蜜蜂养殖专业户将从政策、技术等方面全力支持，并鼓励专业户带动村民广泛养殖，脱贫致富。末了，特派员还表态给李天明提供40个蜂箱、20群种蜂。

李天明听了又惊喜，这不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全占尽了吗？

蜂箱到了，蜜蜂到了，还是那位戴眼镜的特派员带着小卡车运来

的。科技特派员还送给李天明一套蜜蜂养殖技术的书，一套视频资料。在特派员的指导帮助下，李天明在屋后荒地里搭了几十个蜂棚，每个棚下，摆了一只蜂箱。从此，那些小小的蜜蜂，从野外百花丛中飞回，有了干爽、安宁而又漂亮的新屋。

中华蜜蜂养殖的技艺如此古老，而眼前的景象又如此之新，如此宽广，让李天明和他的理想在此间纵横驰骋。

一年四季，山里百花次第开放，李天明带着他的蜜蜂在就近的田野山林间追花逐蜜，遇到盛开的花地，就停下来，把蜂箱卸下，摆在田垄间、土埂边、林树下，再在蜂箱上搭上小棚。

他看蜜蜂采蜜，等候蜜蜂酿蜜，打开蜂箱割蜜。山里是寂静的，除了阳光和风日的声音，除了百花开放的声音，除了草木生长的声音，就是蜜蜂的奔忙和嗡嗡吟唱了。

李天明像坐拥千军万马的将军，神态和内心，都有着十分富足的安详甜美。他在花地里侍弄蜂群，查子、观王、割蜜、灌蜜。他的妻子张石云在一旁举着手机把这一切录下来，发

到微信朋友圈和淘宝直播销售。

影像为证，一切都那么朴素、原初、本真、可靠。张石云说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健康理念也更新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蜂蜜的营养保健和药用价值。消费者不怕蜜贵，只怕不真。有图有真相，李天明的蜜总供不应求，只要春秋季节不遇上极端天气，基本上每年销售蜂蜜收入都可达10万余元。日子甜了，得蜂蜜滋养的儿女，也甜美灵秀，很争气。女儿毕业后，在广州一家单位工作；儿子到国外大学交流，也能知甘苦，在学校一边打工，一边学习。他请儿子把自家的蜂蜜带给老师和同学们品尝，说这是一个中国养蜂人的心意。

在长长的寂静午后，李天明在蜜蜂的嗡嗡声中，躺在草丛中小憩。想到平生劳苦、贫困，到了知天命之年，忽然跌落到蜜罐子里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有人开玩笑，说他打着盹，也有上千万军马在为他挣钱。他听了先是得意，后又有些失落。坐拥千军万马，不如带人致富。他养蜂，割蜜，售蜜，村人一边围观，一边嚼着

他递过去的巢蜜，只是徒生艳羡之情，却不曾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干。时代这么好，政策这么好，大家手脚已经被放开，完全可以像他那样撸起袖子加油干！

临渊羡渔，不如退而结网。村人一贯淳朴，重要的是缺少一个领头人。他请县里的技术员到村里讲一堂养蜂技术课，他也现身说法，一边示范一边讲解，言辞恳切，语重心长，鼓动得村民跃跃欲试，他又将自己的种蜂低价卖给村人。

于是村里兴旺起来，许多长年在外打工的人，也纷纷返乡，养起了中华蜜蜂，还搞起了绿色农产品种植。蜜蜂为庄稼和果蔬传花授粉，提高了农作物20%的产量，果树还可高达100%，并传递着生物链。有机绿色粮食和蔬菜也是供不应求。

传统种植和养殖，两者相得益彰，相互成全，李天明和村民，成了赢家。

现在的鞍子头，仍然是一个寂静的村庄。庄稼扬花、灌浆，蜜蜂采花、酿蜜，农人耕作、饲养。

万物生长，李天明和村民的内心，甜美，安详。

回望南桐矿山



□戴霖

周末，了却琐事，回到南桐煤矿去看了看。2020年底重庆全面关停煤矿，南桐煤矿在沐浴八十多年的荣光之后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褪去繁荣和喧闹，往日人流熙攘的矿工广场空无一人，茂树夹道，格外沉静安详。自小看惯的那尊“力与爱”的矿工雕塑依旧高高矗立，“他”手中托着矿帽，目光平视远方，坚毅的面容诉说着矿山不平凡的过往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侵略者逼近工业重镇武汉，为保全民族工业，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成立“钢迁会”，将武汉汉阳铁厂及附近其它钢铁厂的机器设备西迁至重庆。

为保证焦煤供应，次年南桐煤矿开始建设施工，相继建成大小生产井口5对，铺设了从王家坝至綦江蒲河杨柳湾的区内第一条铁路。现代化大型设备源源不断运入，一时井架高耸、机声轰鸣。

地方志记载，清道光年间南桐便有手工开采焦煤，但直至此时，才开始

了现代工业文明之星火燎原。据闻，抗战期间，南桐煤矿共生产焦煤61万吨，为抗日民族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，逐渐树立起“抗战煤都”的美誉。

小时候我们去重庆主城，要到谷口河车站乘坐火车，车到站是凌晨5点半。此时天还未亮，不远处，南桐煤矿的炼焦厂在暗夜中闪烁点点神秘的亮光，令人如入幻境。

我常在南桐煤矿亲友处玩耍。那时，和伙伴在山间嬉戏的我并不知道，连绵的山体下埋藏着大量宝贵的“乌金”，撑起了重庆钢铁工业的半壁江山。跑累了，我们坐在半山腰一块光滑的大石板上看风景。矿井、办公楼、学校、家属区……整个矿山建筑群在群山凹陷处蜿蜒两三公里，俨然一个隐秘的世界。工作后，我在南桐煤矿一所学校教过书，儿子也出生在这里。周末，我们多次登临山顶，感受矿山蓬勃发展的力量。

忆往昔，南桐矿务局成立后，无数年轻人满怀希望与梦想，从四面八方奔赴南桐、东林、鱼田堡等五大煤矿，其中南桐煤矿的规模最大。一个个罐笼载着矿工们一级级深入幽暗的地底，无数油浸黑亮的优质“乌金”源源不断地被开掘出来，在抗战大业以至新中国的建设中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能量。

踏上一井井口外的天桥往下看，几辆矿车静静停驻在轨道上，锈斑斑驳，

诉说曾经的忙碌时光。多少次我路过调度站，听到铃声频响，身影来来往往，无形中感受到矿山生产任务的繁重。

我常常在井口，看到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一群群入井、出井，他们脸上的笑容很轻松，嘴里开着玩笑。随着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，井下工作的安全保障在不断提升，但深入地心，人是那样渺小。

和父亲交好的赵伯父一条腿在井下受伤截了肢。义肢戴久了感到疼痛，他就会把它取下来靠在墙边。以前每当看到这一幕，我都心受震撼。但他终日乐呵呵的，日常生活并未受任何影响。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像赵伯父这样的矿山人，他们乐观坚毅的性格，一点一滴渗入我成长的足迹。

曾经有位摄影家拍摄了一幅作品《今天我生日》，画面上，一位刚出井的矿工，满面煤灰，只有明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在闪动。身穿白裙的女郎一手牵着小女儿，一手提蛋糕盒，站在井口翘首盼盼。这简直是世间最美好动人的画面。

勤劳朴实的矿山人，终其一生，也许并没有宏大的志向，他们的哭、笑、醉、歌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么微不足道，但一个群体的付出，筑起厚重的矿山记忆，成就了“抗战煤都”的美誉。

他们的青春、血汗乃至生命，都与这片黑色紧紧相连。那黑色，深沉而炽热，静穆又庄严。



【绝活亮出来】

蹬技，足底生花

□本报记者 刘一叶

演员脚上的花伞忽而像荷花映日，忽而像彩球飘飞。而那双脚，仿佛有磁力似的，无论怎么蹬来蹬去，彩伞总是被牢牢“吸”在脚上。

这一表演俗称“蹬技”，是一门“躺着”表演的杂技节目。因道具轻重不同，蹬技可分为“轻蹬技”和“重蹬技”。其中，轻蹬技中的“蹬伞”是重庆杂技艺术团具有开创性的独门绝技。在过去70余年里，这项技艺主要以该团成员为主要群体进行传承。今年，它又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舞台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，蹬技演员需仰卧在台座上，凭借灵巧的脚尖，转动着10把印着荷花的伞。那足尖慢慢旋转出的角度犹如花朵绽放，将盛开的荷花姿态呈现得淋漓尽致。

精美又高难度的蹬技，传承人竟然只有22岁。她是如何练就这美妙的技艺的？出于好奇，近日，我拜访

了蹬技第八代传承人、重庆杂技艺术团青年演员石倩。

练习室里，石倩正在苦练，她手上拿着花伞，脚尖同时还“控制”着6把花伞。

用足尖勾住花伞，我开始以为是石倩穿的鞋有玄机。经过一番交谈后我才知道，那其实就是一只普通的白布鞋。“鞋是老师亲手缝的，由一块很薄的布裁剪而成，只为让我们最大限度地用足尖控制花伞。”石倩说。

石倩口中的“老师”，名叫彭钰根，是团里的二级演员。石倩能够登台演出，最想感谢的人就是他。

训练场上，彭钰根是一位严师，12年来，他辅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。从最开始的1把伞，到现在的10把伞，他的学生们正不断地刷新着纪录。

彭钰根认为，精品需要耐心打磨，成功源自演员自身的勤奋与悟性。石倩也认为，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“多练”。“如果你每天在练功房里练近6个小时，坚持5年，你也可以

足底生花。”

为了台上短短几分钟的绽放，石倩整整练习了5年。

谈及自己最初接触蹬技时的情形，石倩常用“崩溃”一词来形容——

“练习的时候，注意力一旦不集中，道具就会砸在脸上。”

“长时间的倒立，头部会充血、腰酸背痛、一个动作练半年是常有的事。”

当她遇到困难时，曾经不止一次想过放弃，甚至也曾练得不顺心时急得直掉泪。不过，哭过之后，她总会擦干眼泪接着训练。

经多年培养，目前重庆杂技艺术团有3位演员专门从事蹬技并开展常态化演出，这让彭钰根感到高兴。闲暇时，他常利用社交软件观摩杂技新技法，取长补短。

作为蹬技第八代传承人，石倩如今也肩负起“传帮带”的重任——一名13岁的小姑娘正跟着她学习蹬技的基本技巧。“坚守行当，我不仅要让更多人了解蹬技，更希望带动更多人加入。”

陪孙女打疫苗

夫。她说，没事的！我国新冠疫苗研制必须经过三期严格的临床实验。儿童是祖国的未来，国家考虑的更全面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
当天下午班主任姜老师又发来消息，班级接种疫苗的具体时间安排在次日上午11点到中午1点之间。这天上午，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呢，我就按照通知规定，带上孙女接种卡，带上自己和小朋友的身份证，戴上口罩，急匆匆地往学校赶。

到了学校门口，量过体温，查过渝康码，绿色的体育场上很快就有有条不紊地排出一列列长龙。轮到我们走进致远楼时，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。

致远楼是学校大礼堂，临时改做疫苗接种种室。宽敞的礼堂卫生整洁，一看就是经过严格消毒处理过。登记台有20个，注射台则更多。我们

拿出接种卡依次去登记台排队登记，拿到接种单后再去大厅注射台排队接种疫苗。

原以为，我们家一向勇敢的小萌姐会第一个去打。谁知，妹妹迈尔非常麻利地脱掉棉袄，挽起衣袖，抢先一步坐到凳子上。

消毒，扎针，护士小姐姐注射速度之快让我仅仅够按一次快门。轮到姐姐时，也是迅雷不及掩耳。迈尔说：“我开始还是有点害怕，正在想是不是要闭上眼睛，就听阿姨说‘好了’！”姐姐说：“我原以为接种新冠疫苗有多大不了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啊！”

接种后的观察时间里，大厅里的两台超大电视屏幕，正在为接种疫苗的同学们播放动画片《哪吒》。

姐妹俩一边观看，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。